

已儿  
作品

# 嫡女 当嫁

DIN  
DANGJIA

她本是侯府嫡长女，  
侯门深院，人心诡谲，  
机关陷阱，无处不在。

一次事故，她幡然醒悟，决定扭转乾坤，  
她斗亲爹，斗后妈，斗姐妹，  
竟然还斗回个准夫婿！

一个爹不疼后妈不爱的  
弱势嫡女  
破茧成蝶翻身记

塔读文学新星  
已儿  
励志古言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已  
凡  
作  
品

# 当嫁 嫡女

DIN  
DANGJIA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嫡女当嫁 / 已儿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90-0653-2

I . ①嫡… II . ①已…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5 ) 第 251930 号

## 嫡女当嫁

---

著 者 : 已 儿

---

出版人 : 朱 庆

终审人 : 朱彦玲

责任编辑 : 王 萌

封面设计 : 姚 姚

复审人 : 刘 旭

责任校对 : 赵一诺

责任印制 : 陈 晨

---

出版发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 010-65389137 ( 咨询 ) 65067803 ( 发行 ) 65389150 ( 邮购 )

传 真 : 010-65933115 ( 总编室 ) , 010-65033859 ( 发行部 )

网 址 : <http://www.clapnet.cn>

E-mail : [clap@clapnet.cn](mailto: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mailto:wangm@clapnet.cn)

---

印 刷 :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7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90-0653-2

定 价 : 29.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摊牌	内斗	离魂	二姨娘死了	一夜成名	求人	解救	初潮	过年	查账	笼络人才	死而复生	触柱身亡
104	093	085	079	070	061	050	044	036	028	018	008	001



##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和好	262
第二十五章	吃醋	242
第二十四章	改善	222
第二十三章	生病	211
第二十二章	解惑	198
第二十一章	回门	190
第二十章	暗生情愫	172
第十九章	祭祖	167
第十八章	大婚	147
第十七章	嫁妆	137
第十六章	婚前相见	127
第十五章	赐婚	119
第十四章	中毒身亡	109

## 第一章 触柱身亡

大夏朝，上京城，经三代皇帝励精图治，如今正是海晏河清、天下升平的好光景。现下正是第三代皇帝天启帝即位二十八年之际。天启二十八年秋，圣上万寿节前后，天启帝大赦天下，京城里一派喜气洋洋。

京城的定国侯府，这里好像与外面的热闹隔绝了一层，一派低沉的气氛压抑着府内众人。定国侯常年在外驻守，家中主母逝世得早，如今府里还是薛老太太当家，薛老太太仍旧住在昔日所居的正院儿上房内。

薛府的老管家忠叔此刻正候在上房外头等着回信。忠叔是府上的老仆，若非要紧的事，是不再做这等跑腿的工作了，这会儿却站在日头底下擦汗。

上房的门帘儿突然被一个年轻女子掀开。那女子鹅蛋脸儿，皮肤白皙细嫩，上身穿了藕荷色的绫袄，青缎掐牙背心儿，下面着水绿裙子，却正是老太太身边儿的大丫鬟蔷薇。

忠叔上前一步低声道：“老太太起了没有？”

蔷薇轻轻地摇了摇头，眉头轻蹙：“老太太这一阵子本就气血虚，全靠一股子心劲儿撑着，前儿大夫来请平安脉，还说不许大喜大悲，这才醒了就说这事儿，只怕老太太再撑不住了，家里可就不是眼下这个境况了。”

忠叔心思有些活络，转了一转才道：“毕竟最疼大姑娘的还是老太太，这事儿瞒也瞒不过。”

蔷薇看着忠叔，有些为难：“府里眼下也没有其他能主事的人，别的不说，大姑娘的遗体现在还在外头，不赶紧运回来入殓，还有让外人看去的道



理不成？可是现在告诉了老太太，就怕老太太撑不住，一起跟着去了也未可知。”

“我就是怕这一点，所以才不敢直接回老太太。”忠叔也觉得无比棘手，长叹一口气道。

蔷薇犹豫的当口儿屋子里又出来一个小丫鬟，怯生生地对蔷薇道：“蔷薇姐姐，老太太醒了，叫您呢。”

蔷薇就要进屋，眼看着忠叔也要跟进来，便伸手拦了一拦道：“忠叔先去派几个可靠的人把大姑娘领回来，再找几个仆妇为大姑娘擦洗干净换身衣服，先入了小殓，奴婢寻个时机告诉老太太。”

“行。”忠叔得了令，便转身出去操办去了。

蔷薇心里自有一番盘算，大姑娘从小便没了母亲，父亲又不喜爱，是从小养在老太太身边儿，和大郎君鹏哥儿一起都是老太太的心头肉。薛家女孩儿也有排行，大姑娘名唤容嘉，家里人都叫她嘉娘。

定国侯府人人都知道大姑娘是个痴儿，三岁了话还说不利索，渐渐长大了也是个木头性子，虽然受老太太宠爱，在府上却也受尽欺负。老太太喜欢得和眼珠子似的，带在身边片刻不离，今日是好不容易求了老太太出门去赏菊，走的时候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回来却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连蔷薇知道了心里都觉得一阵阵剌心似的难受，何况是老太太。

蔷薇左思右想，觉得这事儿还是先瞒一瞒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便打发小丫鬟惠儿：“去，把少爷鹏哥儿请过来，就说让他来宽宽老太太的心。”

“是。”惠儿赶紧去了，蔷薇这才挑起帘子进去。正院上房内，老太太醒了，蔷薇赶紧上前伺候着，正想着怎么回老太太呢，老太太却冷不丁地问道：“嘉娘出门赏菊，大约这个时辰也快回来了，怎么还不见人？”

蔷薇不知该如何作答，强打起精神准备应付老太太的时候，鹏哥儿突然闯了进来。蔷薇原本松了一口气，岂料鹏哥儿一进来便抱住老太太的腿大哭道：“老太太，他们都说妹妹没了，妹妹好端端的，怎么会没呢？”

老太太愣了一愣神儿，继而抱住鹏哥儿笑道：“什么你妹妹没了？他们唬你玩儿呢，你妹妹不过出门赏菊去了，过不了一时半会儿便回来了。”

谁知鹏哥儿却哭着说：“祖母，不是这样的，不是他们恁着孙儿玩儿，是孙儿自己听到的。”

老太太见孙儿哭得不像假的，心道不好，便厉声质问：“蔷薇？蔷薇？鹏哥儿说的是怎么回事？”

蔷薇不敢正面回答：“回老太太，奴婢也不清楚，只是忠叔说好像大姑娘出了点事情，已经派了人过去问了。”

岂料老太太也是经过事的人，即便心里难过，面上却还沉得住气。知道这件事必然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便吩咐蔷薇：“去，叫忠叔去前院儿回话。芍药，更衣。”

众人见老太太面色不愉，个个都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小心伺候。

大姑娘的遗体才送到前院儿安顿下来，老太太后脚就到了，府里的下人们一早得了信儿，将前院儿一个厢房收拾出来，将大姑娘先在里头安置了，老太太一来便有人领着直接进去。老太太一进厢房便看见孙女儿平时的贴身侍婢合欢跪在一旁哭，而自己的孙女儿安静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神色倒还平静，像是睡着了。

老太太上前一步扣住嘉娘的手，别人尚且还好，只是鹏哥儿打小和妹妹亲近，一看到妹妹这样，便忍不住冲过去：“嘉娘，嘉娘！”抱着妹妹的身子哭了起来。

老太太心里悲苦，却强撑着精神，先上前仔细检查了一下孙女儿的身体。她心里还有个万一的指望：万一自己的孙女儿还没死呢？

这下子还真的让她摸到孙女的身体竟然还有些温热。老太太顾不得什么，连忙一迭声地吩咐：“拿我的帖子，去请周太医，快去呀！”

“哎，好！”忠叔赶紧出去请太医去了。

这边老太太略微定了定神，一双利眸扫过众人，落到了嘉娘的贴身侍女合欢的身上。

“合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家小姐好好的去赏个菊，怎么就死了？你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不要怕，要是有一个字不实，小心你的皮！”老



太太的口气无比的威严。

“老太太，奴婢……奴婢也不知道啊。奴婢本来一直跟着大姑娘去碧云寺赏菊，谁知道大姑娘忽然说要去后山上香。奴婢自然是要跟着的，奈何大姑娘非说没有人跟着才灵验，非要把奴婢支开。奴婢实在是无奈，以为在不远处守着也就是了，可是没想到就一会儿的工夫，小姐……小姐她就触柱身亡了！”合欢吓得浑身哆嗦，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呵，小姐不叫你跟着你就不跟？我平日也不见你们这些奴才这么听话！这里面定然有隐情，你要不说实话，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老太太经历了多少事儿，一下子便察觉出这里面的不对劲。

“老太太饶命啊，奴婢……奴婢实在是不知道……不过，不过奴婢确实是看到一个男子鬼鬼祟祟地出来，长什么样儿，奴婢没看清楚啊！”合欢知道老太太的厉害，当下吓得屁滚尿流。

“男子？”老太太目光一冷，正要说话，却听见孙子鹏哥儿呜咽道，“嘉娘，嘉娘，都怪哥哥，哥哥给你报仇！”

老太太看见孙儿这个样子，心里难过得紧，一面拍着他的背，一面柔声劝道：“不怪鹏哥儿，怎么会怪你呢？你妹妹出了事，都是祖母没有照顾好。”

鹏哥儿却双手紧握，目光严肃地看着老太太：“她们都说我生性蠢笨、胸无点墨，比不上二弟聪明伶俐，妹妹听见了觉得难过。二妹妹告诉妹妹，碧云寺后山的观音小庙十分灵验，妹妹便跟我说要去那儿给我上一炷香求个符来保佑我。祖母你看，都是因为我太笨了，要不然妹妹怎么会一个人出门。”

鹏哥儿这么一说，老太太觉得有些古怪，只听他说二妹妹、二弟什么的，都是二姨娘那一房里的，搞不好整个事件便是他们撺掇出来谋划好的。当下又气又急：“来人，把二房、三房的人叫过来！我要好好问问这件事！”

这边却说周太医到了，只是查了半天也还是一样：“气息脉搏全无，只怕一两个时辰之前香魂便已散了，府上还是着手准备后事吧。”

老太太其实心里早有准备，但是这一下听到了还是不由得伤心难过，老

泪涟涟，一口气提不上来昏了过去。

众人七手八脚地将老太太扶到另一间厢房里，幸好周太医在这里可以随时看顾。老太太慢悠悠地醒转过来。众人知道老太太心情不好，也都鸦雀无声。正在这时，外头院子里又嘈杂起来，原来是二姨娘、三姨娘领着孩子们到了。

二姨娘一进门便扑在大姑娘的身上号啕大哭：“我的大姑娘呀，你怎么这么命苦啊，如花一样的年纪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苦命的大姑娘啊，你让姨娘的心里可怎么好受呢！”

她哭得凄厉，就好像是大姑娘的亲娘一样。但是府上谁都知道她最烦大姑娘了，所以对她这一番做作都暗中表示不屑。

没一会儿许是哭累了，二姨娘自己站了起来，抹抹眼泪，连眼圈也不见红，只是发髻有些凌乱而已，对合欢道：“大姑娘已经去了，咱们再伤心也不顶用，这就张罗着准备大姑娘的丧事吧。你要好好守着大姑娘，一会儿替她擦洗身子换衣服。大姑娘还没出嫁，少不得你还得替她守灵，此刻也略歇歇，待会儿少不得有你忙的。”

“是。”合欢纵然在心里鄙视，嘴上也只得答应着。

“好了，我还得去见老太太，这边你就多留心着。”二姨娘说完，转身便带着三姨娘去老太太那里了。

老太太刚用完了药，见他们来了，便把不相干的人都遣退了，只留了二姨娘和二姑娘在屋子里。

二姨娘看老太太面色阴沉，盯着自己母女二人，尤其是看了二姑娘许久，有些心虚，便张了张嘴道：“老太太……”

话没说完便被老太太打断了，她厉声对二姑娘薛容兰道：“兰娘，你说，为何你要撵掇你姐姐到碧云寺的后山去？”

二姑娘有些嗫嚅，不知该如何回答。

“老太太，姑娘们关系甚笃，姐姐来问，二姑娘便是随口那么一提罢了……”二姨娘还有一肚子话要说，被老太太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我问孩子，你插什么嘴？”

二姑娘薛容兰一脸的害怕，浑身颤抖着，就跟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听下人们说起来，随口一说罢了。我，我也没想到大姐姐她，她竟然当真了……”老太太只是一脸不信，谁知二姑娘说着说着便痛哭失声，抱着老太太的腿道，“老太太怪我我知道，大姐姐之死虽然和我没有直接原因，却也是因我而起，老太太要打要罚兰娘都认了，只求老太太万万要保重自己的身子！”

薛容兰又惊又怕，此刻哭出来也是意假情真，老太太看见孙女儿这样，再想起刚刚才去了的大孙女儿，心下不由得一软，又是老泪纵横，拍着二姑娘的背：“你既然和你姐姐要好，祖母怎么会罚你呢？你大姐姐走得凄凉，你今晚就守灵陪着她吧。”

因为是年轻早逝，所以一切从简，第二日便要入殓，府里的下人们已经各处报丧去了，今日只守灵一夜，可是这一夜就让二姑娘怕得快哭出来了。二姑娘薛容兰恨死大姑娘薛容嘉了，恨她天生痴傻却能得老太太宠爱，恨她比自己好运能托生在大太太肚子里，将来前途无量，而自己只能养在姨娘跟前，将来嫁也嫁不好，后半辈子对薛容嘉还是只有羡慕嫉妒的份儿。越想越觉得都是薛容嘉挡住了她的路，因此便出了一个损招。

这次在碧云寺里的事，是二姑娘早就一手策划好的。她在母亲二姨娘的院子里碰见远房的一个表哥，那表哥人品下流不说，居然还敢调戏她。薛容兰便将计就计，用重金收买这个表哥，叫他去坏了薛容嘉的清誉，那么薛容嘉为了保住自己的声誉，只得嫁给他。薛容嘉到底也是大小姐，身份地位在那里摆着，如果真的娶了她，前途必然是一片光明的。

那表哥听了十分心动，便一切遵从薛容兰的指示。薛容兰便从容地安排了这一场好戏，只是没料到那薛容嘉如此的刚烈，竟然触柱身亡！不过这样也好，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以后再也没人跟她薛容兰争宠了。

老太太还是个偏心的，叫自己这个妹妹来替她守灵，还派人监视着自己，还不是想看看自己心里是不是有鬼。

薛容兰跪在这里不能不怕，可是偏偏还要强打起精神，做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还要低声抽泣，为薛容嘉的死感到万分伤心。

第二日一早便要给大姑娘入殓，三个丫鬟为大姑娘收拾停当之后，本该将大姑娘的脸面蒙上，再由兄弟们抬出灵堂，可就在这时，鸦雀无声的屋子里忽然传出了一声呻吟。

众人有些呆了，这娇弱的女声分明就是大姑娘的声音，可是大姑娘还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脸色苍白，又哪里会发出呻吟声，难不成是闹鬼了？众人都绷紧了一根弦儿盯着大姑娘看，紧接着便又是一声轻轻的呻吟。

大姑娘的手忽然动了动，众人都以为自己眼花了，面面相觑之下不知该如何是好。大姑娘却倏然睁开了眼，正对上鹏哥儿关切的眼睛，眼神里还闪着迷茫的神色，似乎不知自己身处何地，却下意识地嗫嚅道：“大哥……”

屋子里的众人此时何止吓傻了，胆小的已经瘫软在地上，略胆大的也立在原地不敢动弹，蔷薇等几个离得近的丫鬟倒还好，心里疑惑、恐惧又掺杂着一丝欣喜之情。

大姑娘看着众人，头轻轻转了一转，眼神渐渐清明起来，挣扎着想要坐起。鹏哥儿看着妹妹似乎是好起来的样子，连忙去扶，大喜道：“妹妹，你活过来啦！”

大姑娘觉得头疼欲裂，一手撑住额头：“大哥，头，头好疼。”

“头疼？没事儿没事儿，待会儿就好了，来人，快去叫老太太来！”鹏哥儿关键时候倒也不傻，赶紧叫人去请老太太来主事儿，这边又亲自把薛容嘉抱了出来，放在床上。

“我的儿……”这边只见老太太在众人的搀扶下赶来，仔细看了看大姑娘：脸色红润多了，气息也有了，人已经是活过来了，只是现在又昏睡过去了。

“阿弥陀佛。”老太太念了一声佛，吩咐下人，“轻轻地把大姑娘抬到我屋子里，这些天，我亲自照看大姑娘的饮食起居。”

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老太太这么说，分明就是不放心其他人，生怕大姑娘再出点事儿。看样子，这大姑娘以后还会是老太太的心肝肉儿。

众人赶紧答应着，小心翼翼地把大姑娘抬了过去，一时众人又是请太医又是煎药的，忙得不得了。



## 第二章 死而复生

二姨娘的院子内。

“什么？这不可能，咱们……咱们可是眼睁睁地看着她气息全无的，不是连太医都说死透了吗？什么叫又活过来了？”二姑娘守了一夜的灵，只说是伤心过度晕过去了，其实是她觉得又累又困，装晕糊弄人，此时睡了一觉便精神满满的，正自得意地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二姨娘回来告诉了女儿这个“噩耗”。

“呵呵，这贱人真是命大！”二姨娘也气得脸色苍白，一下子摔了手里的一个盖碗。

“娘，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呀？”薛容兰着急地问，“她活着一天，就挡我一天的路！只要她薛容嘉活着，我薛容兰就永远只能屈居人下！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哼，以为这次活过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真是做梦！”二姨娘真不愧是老谋深算，眼珠子一转，一个恶毒的主意已经冒了上来，“呵呵，大姑娘死得蹊跷，活得更蹊跷。谁知道现在活着的是不是她呢。”

“娘，你这话什么意思？”薛容兰有点儿不明白。

“咱们可以造谣，说这个大姑娘不是大姑娘了，而是被妖精占了身子，是个妖孽罢了。真的大姑娘，已经被妖孽害死了。”二姨娘呵呵冷笑一声，叫过自己的心腹丫鬟，“去，把大姑娘是妖孽变的这个消息散播出去，我倒想看看，到时候那老不死的还怎么维护她。”

薛容嘉的意识渐渐明朗起来，听到身边有人嘀嘀咕咕地说话，睁开眼四下环顾一番，看清楚所处之地正是老太太的屋子，看起来已经夜深了，屋里点着灯，火苗跳脱地映着旁边那个清秀的女孩子的脸庞。那女孩儿见她睁开了眼，便欣喜道：“大姑娘醒了？可觉得哪里不舒服？”

大姑娘轻轻摇了摇头。这个女孩正是老太太身边的茉莉，平素和大姑娘的关系也算要好，见她目光似在搜寻，便问道：“大姑娘要找什么？跟奴婢说道。”

大姑娘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茉莉拧着眉头有些担忧，生怕大姑娘死而复生之后连话也不会说，可是想起在灵堂的时候明明还是和鹏哥儿说过两句话的，又安下心来，想必是睡了好久嗓子发不出声音，便取了一杯清水，轻轻扶起大姑娘喂了她一口水。

大姑娘这才神色清明地低声问道：“茉莉姐姐，什么时辰了？祖母和哥哥呢？”

茉莉告诉她，已经过了亥时了。大姑娘想起自己上一次睁眼的时候天色还亮着呢，便道：“原来我睡了这么久，哥哥和祖母想必也睡了，怎么不见合欢？”

“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合欢被老太太发配去洗衣房洗衣服了。”茉莉轻声细语地告诉薛容嘉。

薛容嘉一听这话，心里不禁又气又急，待要说话，却理不出头绪，一时急出了眼泪，心头一热，便又昏睡了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意识却已经渐渐清明了不少。

往事一幕幕在自己的眼前浮现，自己是如何去上香的，二小姐又是如何“无意”中告诉自己这个秘密的，二姨娘平日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而自己以往又是如何不争气的……

薛容嘉知道自己之前脑子有些问题，反应有些迟钝，所以总是被人欺负。但是现在她不能再这样了，她必须要强大起来，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保护鹏哥儿，保护自己在意的人。



定国侯府的大姑娘死了一天又死而复生的事不过半天便传遍了京城，高门贵府、平头百姓都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一时间成了京城里最热门的话题。人们啧啧称奇，觉得此事不可思议，后来越说越离谱，说成什么样的都有了。有人说薛大姑娘有神灵护体，出事之时一道白光闪过，替她挡了一劫；还有人说是有一道白光闪过不假，不过却不是神灵，而是不知道哪里的妖怪，在薛大姑娘香魂归去的时候霸占了她的躯体，因为一开始魂魄与身体不融合，所以耽搁了一天多才醒过来。

因为这些人说得有板有眼的，还有当日在碧云寺游玩的人说，自己也曾亲眼看到一道白光从后山发出，说得神乎其神，后来以讹传讹，人人都相信大姑娘出事当日确有一道白光闪过，替大姑娘挡了灾。

流言传到大姑娘耳朵里的时候，她并不以为意。若是放在以前，这又成了她的一块儿心病，被人这样背后议论，大姑娘又不会说，只会背着人暗自垂泪。

现在却不同以往了，大姑娘不计较这些，京城里的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她自己还是该怎么过怎么过。鹏哥儿便把外头的传言一五一十地和嘉娘说了说，甚至有人提议要烧死死而复生的嘉娘，就因为她是妖怪。

嘉娘听了这话笑不出来了。烧死自己？这些人也真想得出来。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死了一次，天可怜见活过来了，还要再烧死，这些人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必定是有人在背后操控。嘉娘这下连想也不用想了，外人会和自己这个小姑娘有多大仇，非得置自己于死地呢？操控这些流言的人必定就在府上了。嘉娘心里认定是二姨娘母女，她们母女看自己不顺眼是有道理的。

“妹妹，他们这样说你，真是可恨极了！我恨不得杀了他们！”鹏哥儿握紧了拳头，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

“杀了他们，能杀得过来吗？流言止于智者。”嘉娘淡然一笑，美若春华，“再说了，别人可以散播关于我的谣言，难道我就不能散播其他人的谣言了吗？有了其他的谈资，大家也就不会一直盯着我这点儿事了。”

鹏哥儿看着自己的妹妹：“真的会有用吗？”

薛容嘉笑道：“哥哥尽管去做吧，我还有后招，放心，说要烧死我的，必然不能得逞。”

过了几天京城的舆论风向就变了，薛府大姑娘还是中心焦点，不过有了另一种观点：有人说薛大姑娘那不是妖魔作祟，而是有神佛护体，所以才会死而复生，其实也不是死而复生，而是大姑娘根本就没死，这大夫也说了，人是会有假死现象的。

京城里流言传得乱糟糟的，有些话当然传不到身在闺阁的薛容嘉耳朵里。自打她身体恢复之后，就又跟自己的姐妹们一道上课去了。老太太给家里的女孩儿们请了几个女先生，教她们识字看书、抚琴作画，所谓大家闺秀该有的，薛府也都给女孩儿们备上了。

不过薛容嘉能明显地感觉出来，原来的自己在这几个先生眼里，可是一点都不受重视。这也难怪，之前的薛容嘉笨笨的，什么也不出挑，自然不讨教书先生的喜欢。可是如今呢，她可是不一样了。

一大早，薛容嘉便起来准备了。今儿是她恢复之后第一次去学堂，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茉莉，给我梳一个双平髻吧，不用太多的首饰，只要那个珍珠发簪。”薛容嘉吩咐茉莉。

“是，小姐。”茉莉赶紧替她梳妆打扮起来，这双平发髻虽然简单，却娇俏可人，再加上薛容嘉亲自挑选的上粉下绿的襦裙，衬上她白里透红的肤色，越发显得青春靓丽。

茉莉看着眼前貌美的大小姐，由衷地感叹：“大小姐，您穿这个颜色真好看！以前您老是喜欢穿灰色的衣服，一点儿也不衬托您的肤色。”

“是吗？”薛容嘉淡淡地笑了笑，并不在意。

其实，她之前的衣柜里，可不都是灰色的衣服吗？因为那时候薛容兰告诉她，她穿灰色的衣服最好看了。傻傻的她居然当真了，从此之后，她的衣柜里就全都是这样沉闷的颜色了。

至于现在？

“从前的衣服，都扔了吧。换些鲜亮点的，看着也舒服。”淡淡地吩咐



下去，薛容嘉便在丫鬟的陪伴下，来到了学堂。

“先生早。”

才踏进学堂，薛容嘉便不卑不亢地行了个礼，态度温和，举动得体。

女先生盯着嘉娘看，几个妹妹也盯着嘉娘看。要放在以前，她肯定要将头埋到胸前了，以为自己又闹了什么笑话。今日的薛容嘉却含笑与众人一一打过招呼，就若无其事地坐在自己座位上了。

二姑娘看着这个犹如脱胎换骨的大姐，心里直犯嘀咕。这个大姐以前脑子慢，有许多事情都喜欢问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在做衣服、挑首饰上头，对自己是言听计从。于是自己就捉弄她，从衣服颜色到料子、首饰的挑选，净选一些不衬她肤色的，这个大姐也就被打扮得像个村姑，毫无生气，说起来也是为了能和她站在一起时显出自己来。可是今日她这一身装扮，二姑娘可是从来没见过过的。

先生看众人都来齐了，便叫坐在一起开始上课，四姑娘薛容丽看着大姐，拉了拉嘉娘的袖子低声道：“大姐姐今天真好看。”

被人夸了，嘉娘心里自然是扬扬得意，别的不说，这副皮囊生得还是好的，可惜底下人窃窃私语，被先生看见了，就把四姑娘叫起来回答问题。四姑娘支支吾吾地答不出来，一张小脸羞得通红，二姑娘在一旁幸灾乐祸。嘉娘看不过去，正要替四姑娘回答时，忽然想起外头传言，凡事都要有个循序渐进，自己之前被外头传作痴儿，这一下子变化太大，还不知道要给人什么把柄呢，尤其是这个二姑娘在，嘉娘决定还是藏着，先看一看再说。

这女先生虽然是对着一班贵族小姐，可是也不肯稍加辞色。四姑娘在课堂上先是窃窃私语，后回答不出问题，先生便罚她将今日所学《蒹葭》一诗抄上十遍。四姑娘平素就胆小，先生只让抄十遍，她自然是唯唯诺诺地应下了，而这节课，二姑娘少不得又要出出风头了。

嘉娘对古典国学只是略懂，倒也算不上精通，况且她也没打算做才女，因此这课上得是漫不经心，这样在课堂上打着盹儿最难受了，嘉娘觉得这时间真是漫长啊，直到先生说道：“今日就先到这里，四位姑娘要回去把所学的《蒹葭》一篇记在心上，下节课我会提问的。”